

舊約歷史書第四講

從士師至聯合王國的過渡時期

引言：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下一個時期，是從士師時期之末開始，到所羅門王死為止，大約有一百多年之久。不過，這個時期意義之大，實在遠遠超出這時期為時之短之外。在這期間，以色列民族的生命，發生了極劇烈的變化。起初，他們不過是一群散居在迦南地，沒有組織的眾支派，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聯繫，差不多與不相為謀的各種族一樣。到所羅門王死的時候，以色列民族已經成為一個有名聲，有財富的一等強國了。全國人民各方面的生活，不論是經濟的，政治的，社會的，或宗教的，都在這個時期大受影響而發生變化。

以色列在大衛與所羅門的統治下，已經與當日的強國為列。當掃羅受膏為王之時，以色列人的領土只不過約有迦南的一半。到所羅門死時，國土已經大大的伸展了，由米所波大米到埃及，又由沙漠到地中海，面積共約伍萬方哩。所有的鄰國都已降服，並重重的進貢。中央政府的組織，頗為嚴密，在耶路撒冷所建的宮殿，堂皇華麗。大衛的光榮統治與所羅門的聰明財富，令這小王國在同時代的列國中，大有名聲，也大受尊敬。在這一個世紀之內，以色列人在物質上的榮華，已達到最高的境地了。

過渡時期的領袖撒母耳：從黑暗和混亂的士師時代過渡到列王的光榮日子並不是突然的，更不是偶然的。這個轉變，大體上是受撒母耳一人的生活與勢力所影響。

當參孫擔任士師，並且在非利士人中屢次獲功勳之時，撒母耳已同時在以色列本土活躍。主前 1050 年，掃羅開始統治以前，撒母耳的兒子已經成年，且在別示巴擔任士師(參撒下 8:1-2)，我們可從這個事實決定撒母耳的生日。他的出生不會晚於主前 1100 年，正在亞捫和非利士的迫害以及參孫的出生以前(參孫的出生是非利士人迫害開始沒多久的時期，約在主前 1095 左右)。

有人稱撒母耳為最後的一個士師，有人卻認他為新時代的第一個大人物。其實，他兩方面都是。他是兩個時代之間的橋梁。他對以色列，作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貢獻。在許多方面，他是摩西與大衛之間最偉大的領袖。

撒母耳的早年生活(撒下 1:1-3:21)：撒母耳的童年及受訓的故事，是感動人的，而是以他的敬虔而高尚的母親哈拿為中心。當時，年老的以利，是在以法蓮山地示羅聖所作祭司。哈拿是以利加拿兩個妻當中的一個(參撒下 1:1-2)，是常來示羅敬拜祭祀的。以利加拿的另一個妻毗尼拿，已有幾個兒女，哈拿卻沒有，哈拿因此不免常受毗尼拿所嘲弄(參撒下 1:6)。有一天，以利定睛看她禱告，見她只動嘴唇卻不出聲音，就以為她喝醉了酒，責備她一兩句(參撒下 1:13-14)。哈拿卻表白說，她不是這樣，乃是心中迫切求神賜她一個孩子。以利表示歉意，給她祝福，她就回家去了。後來，哈拿向神許願說，若神賜她一個兒子，她必把他奉獻出來，終身歸給神。她的禱告與許願在一年內果然蒙神應允，她就給兒子起名叫撒母耳(向神求得的；參撒下 1:20)。到孩子斷奶之後，哈拿依照所許的願，把撒母耳送到聖所，交給以利去照顧(參撒下 1:24-28)。敬虔的母親哈拿，一方面遵行自己所許過的願，一方面又為她的兒子和他所要擔任的事工禱告神。

祭司以利的兩個兒子，何弗尼與非尼哈，性情貪婪而好漁色，不止有辱家聲，也惹起所有來敬拜耶和華的人的厭惡(參撒下 2:12-17)。他們的罪行，作父親的竟無法制止(參撒下 2:22-25)。有一天晚上，童子撒母耳已經睡了，聽見一個聲音，以為是以利呼喚他，便報告以利知道，卻因以利並沒有呼喚他而大感詫異。這樣一連有三次(參撒下 3:4-8)。然後以利對撒母耳說，那也許是耶和華對他講話，若再有聲音呼喚他，他就要回答。撒母耳回去睡在原處之後，那聲音又來了，他就照以利教他的話，回答說："耶和華阿，請說，僕人敬聽"(撒下 3:9)。神就對他講一個可怕的消息，就是以利的兩個兒子必會被殺，又說

他(撒母耳)要作祭司(參撒^上 3:11-14)。撒母耳本不敢將這事告訴以利，但經過老以利的鼓勵，就把這從神而來的默示都告訴他，並沒有隱瞞(參撒^上 3:15-18)。

撒母耳在示羅作以利的助手，他的秉性是受人尊重的。他經過他母親的教導，心靈尤為虔誠。他又願意學習，也勤於學習。他在多方面事奉那古老的祭司，因而學曉許多日後他所要做的工作。以利既然越老越虛弱，他的兩個兒子又繼續他們的惡行，百姓就要轉向這個前程遠大的青年人了。

悲慘的亞弗之戰(撒^上 4章)：非利士人 20 年的迫害已經過去了，以色列人想要藉著戰爭結束這種壓力。兩軍在亞弗相會；這場戰爭，以色列人一敗塗地，喪失了約四千人(參撒^上 4:1-2)。以色列人打敗仗之後，他們的長老就埋怨神說：“耶和華今日為何使我們敗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”(撒^上 4:3)。最可悲的是，作為領袖的長老們，竟然不知這次打敗仗是因為自己的屬靈狀況低落所致。多少時候當教會在事工上事事不順利的時候，或當信徒在工作和生活上到處碰釘子的時候，我們就怪罪神把自己陷在如此光景，卻不先去審察自己的屬靈狀況，看看自己是否已遠離了神。

現在以色列的長老不但沒有在耶和華面前認罪悔改，他們還以為約櫃既然是耶和華神的約櫃，就必然有一種神奇的力量；他們以為若把約櫃從示羅抬來，就一定能打敗非利士人。可憐的是，以色列人就像參孫一樣(參士^士 16:20)，竟不知道耶和華神的靈已經離開他們了。百姓就決定把約櫃抬到營中，希望因此可以保證打敗非利士人。因以利年紀老邁不能行動，所以就由以利的兩個兒子，何弗尼與非尼哈伴著約櫃同來(參撒^上 4:4)。不料非利士人凶猛善戰，又有決心(參撒^上 4:9)，竟把約櫃擄去，殺死三萬以色列人。何弗尼和非尼哈也同時陣亡了(參撒^上 4:10-11)。有一個人來向坐在道旁的以利報告，說，約櫃被擄了，他的兩個兒子也陣亡了。以利一聽見，就往後跌倒，折斷頸項而死(參撒^上 4:12-18)。在這時候，以色列人的士氣必定是非常消沉。在這以前宗教的腐敗已經嚴重地銳減了士氣，現在更加低落了，百姓已落到絕望的地步。這兩次慘痛的失敗，喪失許多人，甚至喪失了約櫃。

約櫃的歸回(撒^上 5:1-7:1)：當亞弗之戰，約櫃被非利士人擄去。神的約櫃被擄去，是一件叫人甚難領會的事，因為一般人認為，以色列民可以打敗戰，可以被擄或被殺，但代表神自己的約櫃，怎能被擄去呢？這對於可稱頌之神的榮耀，豈不是大大地受到虧損了嗎？以色列人的信心，豈不是也因此要大受破壞嗎？按我們的想法，約櫃是無論如何不會被擄的。然而，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(參賽^賽 55:8-9)，神竟允許約櫃被擄去。這實在是一件難以解釋的事，但是感謝神，我們將看見有很榮耀的事，很奇妙的在這裏發生。神完全不需要祂的百姓作甚麼，也不需要他們來爭戰；神乃自己出來維持祂的榮耀，叫敵人戰戰兢兢的不能不把約櫃送回以色列地去。

神使非利士人經歷嚴重的災難；當他們把約櫃由一城送往另外一城時，痔瘡之災就由一城蔓延到另一城(參撒^上 5:1-12)。約櫃被奪去七個月之後(參撒^上 6:1)，就歸回以色列。首先，約櫃被送還給在但的伯示麥的以色列人(參撒^上 6:2-18)，然後轉送到基列耶琳，亞比拿達的家中(參撒^上 6:21-7:1)。約櫃停留在基列耶琳超過 70 年，一直沒有回到會幕，直至大衛將它運回耶路撒冷(參撒^下 6:1-19；代^上 13:1-14；15:25-16:3)。為何連撒母耳也不堅持將約櫃運回會幕中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只能說，聖經沒有記載出他如此決定的特別原因。

米斯巴凱旋之戰(撒^上 7:5-14)：經過 20 年的努力，在眾民所公認的先知和領袖撒母耳的領導之下，他力勸百姓離棄偶像，歸向耶和華他們的神，專心敬拜祂。這個運動漸漸收效，卻引起非利士的大軍又來侵犯。這時，以色列人已不像從前那樣，去求外邦的神，也不像從前那樣，去倚靠自己的聰明。現在他們知道去倚靠神，並專心去仰賴神。當他們聚集在米斯巴時，就求撒母耳為他們向神呼求(參撒^上 7:8)。撒母耳就獻一隻羊羔作為全牲的燔祭(參利^利 22:27)，意思就是完全奉獻，沒有留下一點給任何人，連祭司的份也沒有留下，整個的羊全獻給神，表明以色列人完全降服在神面前。因此，神立即應允他們的祈求，

“當日，耶和華大發雷聲”(撒^上 7:10)，這雷聲向着進前來的非利士人大發，令他們驚亂狂逃，以色列人就熱切的追趕並擊殺他們。

這裏要想到以前所提及關於參孫末後所作的事，對這次勝利的可能影響。在這次戰役之前，參孫曾在非利士人的大廟殺害三千非利士人，因而重燃他們對以色列人之神敬畏的心，結果促使他們在雷聲之下落荒而逃。

這次勝利之後，撒母耳立一塊石頭，給它起名叫以便以謝(就是幫助之石)，來紀念這一次的大勝利(參撒^上 7:12)。之後，非利士人不再侵犯以色列領土，直到掃羅被立為王後(參撒^上 13章)。

撒母耳其人-政治家,先知,和祭司(撒^上 7章): 在這些年間,撒母耳表現了優美的品格和力量,成為全以色列所公認的領袖。他是當日的一大人物,因為人人都自自然然地轉向他,求他的審斷和引導。他作審判官或政治家,作祭司去指導百姓的崇拜,又作先知去傳講神的話。他作審判官,自然就是一切政治和司法問題的主要顧問。他證實自己是有才幹的政治家,明察秋毫,大公無私。百姓完全信任他,衷心擁護他,他就對國家大事,發出極大的影響。

他作祭司和先知,便在百姓的宗教生活上作負責的領袖。他的家本是在拉瑪(Ramah),但他卻在伯特利(Bethel),吉甲(Gilgal),和米斯巴(Mizpeh)這三個鄰近的地方,設立辦公處。他按時巡視這些城邑(參撒^上 7:16),在巡視各地之時,他同時負擔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任務,判斷這兩方面的一切問題。在這個時候,他已經看見他百姓的未來良好的日子,特別是在宗教方面的生活。他自己是誠心誠意事奉耶和華的,就能積極地領導百姓的宗教生活。他在拉瑪,示羅,吉甲,和米斯巴等辦公地方,建立先知學校,這樣,一班可以造就的年輕人,都可以在這個先知和教師的指導下,共同生活,共同學習。他們所學的,大概是摩西的律法,聖樂和詩歌。在有本領和有經驗教師的指導下,他們得以成為飽學之士,各自回到本地去,成為更美日子的先驅。無疑地,這些學校是大有貢獻於以色列人來日政治,道德,宗教等各方面生活的改進的。

百姓要求立一個王(撒^上 8章): 自米斯巴的勝利之後,祭司與利未人再度各盡其職,且有相當的果效,因此,撒母耳的活動便顯著地減少了。聖經說,他斷事的範圍縮小,只接觸伯特利,吉甲,米斯巴和他的家鄉拉瑪(參撒^上 7:16-17)。在南部靠近別示巴的地方,他立自己的兒子約珥和亞比亞為士師,以助他一臂之力。但他們沒有跟隨父親敬虔的榜樣,反而效法何弗尼與非尼哈的樣式,收受賄賂,歪曲正義(參撒^上 8:1-3)。

這時百姓就發生一種新念頭,想望甚至要求改變政府,好給他們一個王,理由如下:撒母耳的兩個兒子,令眾民感覺失望,而圍繞他們的各國,現在大有捲土重來危害眾民生命的徵兆,尤以西邊的非利士人和約但河東的亞捫人都很有威脅性。他們想要有一個王,去與別國看齊,卻忘了耶和華實在是他們的王,祂的安排,能滿足他們一切的需要。

他們派一個代表團往拉瑪去見撒母耳,向他表達這個普遍而迫切的要有一個王的願望(參撒^上 8:4-5)。起初,撒母耳是不高興的,他立刻看見他們丟棄耶和華的危險,也知道這一種政府的壞處。可是,這種願望既然那麼普遍,撒母耳也就對他們的請求,予以嚴重的考慮了。在禱告中他得著啓示,叫他不要拒絕(參撒^上 8:6-9),雖然這個進展,顯然是不要耶和華的。不過撒母耳也得召集他們的領袖來,把這樣行的各種危險警戒他們(參撒^上 8:10-18),例如,隨著君王而來的,是重稅的負荷,是他們在神權政體統治下所未曾經歷過的。結果,百姓還是不顧撒母耳的懇切忠告,堅持他們的要求(參撒^上 8:19-20)。撒母耳再作禱告,知道自己要依從百姓的要求才好(參撒^上 8:21-22)。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,影響到全國的政府,也使以色列人的歷史發生了一個巨大的改變。